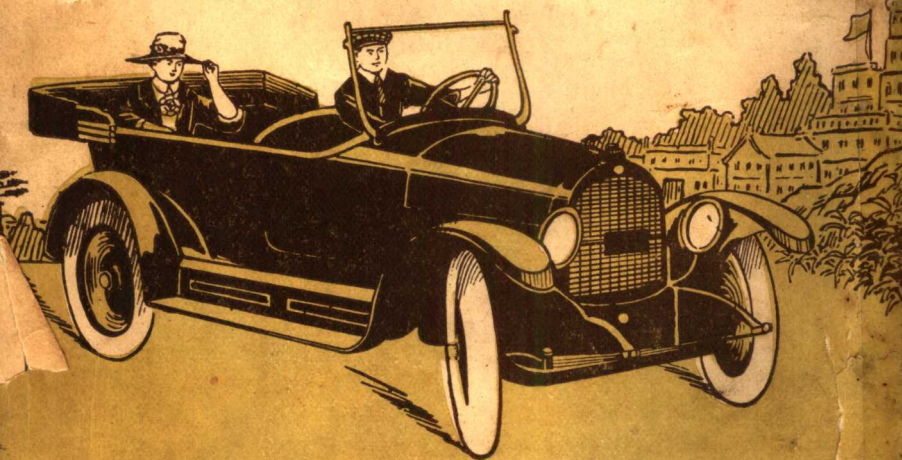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六十七編

荒村奇遇

下卷



商務印書館印行

蔡子民先生著

石頭記索隱

一册 五角

蔡子民先生所著石頭記索隱一書。知

其名者咸欲先覩爲快茲特用大號字

精印單行本一册。此書於清初掌故敘

述極詳後幅附孟心史錢靜方兩先

生董小宛考典瞻翔實。一時無兩。洵不

可多得之傑作也

像繡 石頭記 二册 二元六角

丙(657)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初版

(荒村奇遇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原著者 美國弗老尉伦

譯述者 李 澄 宇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漢口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昌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貴陽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縣 梧州 雲南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張家口 新嘉坡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荒村奇遇卷下

第十一章

翌日暗殺案之記事。徧載各夕報矣。然皆語焉不詳。且千篇而一律。此僻地新聞。社之訪員。乘大名鼎鼎之葛雷耳被刺之時機。亦大放厥詞。果博得一注大財。其賈若輩之訪稿。不過謂其因吞款將被捕時。爲一垂涎其富有之一女郎所暗殺耳。藹司蒙德亦市此等新聞數紙。與愛爾薩同閱。藉以悉其記載。與愛爾薩有無影響。每閱一紙。皆語語雷同。所不同者惟標題。而出版較晚者。則載馬生之逃亡事。亦閱者以現在真凶。尙未可定爲誰氏。新聞界於是大匆忙。斯時晨報又出版。率皆襲襲葛雷耳死時之經過。以膾炙人口相競爭。由是街談巷議。乃益噪雜耳。口有道道葛雷耳。耳有聞聞葛雷耳。蓋衆人心目中已有葛雷耳在。孟古斯礦

務聯合會舞弊之梗概。且前此只知殺人者爲黑衣女郎。後於死人手發見胸飾。親信之蒼頭。又歛然遁去。益如墜入五里霧。益欲悉其真相也。案之審訊。定於詰朝十時。是夜藹司蒙德宿於榆舍。晨興跨腳踏車。遵時而往。至則又聞馬生已歸。人言乃益嘖嘖。蓋馬生去後。警察亦未出拘票。實未如摩典厚姆站長之臆度。十時伊適矣。於倫敦開來之車中。馬生忽舉足而下。摩典厚姆之車站大踏步出。旁若無人。而其背後則實有一面色沈着之少年。在少年急趨與站長耳語三數語後。仍忽忽尾之。而詣雷毛別墅。是少年卽易裝之警察。專以監視其行動者。顧馬生殊未覺也。似其突然離摩典厚姆而去。故不足惹人疑。而人亦未料其不返者。裴侃時在雷毛別墅。以待開庭。見其自外得得來。驚顧之。馬生謂之曰。今朝審訊余合歸也。其言大似行所無事者。一干警察及望眼巴巴之新聞記者。大舉環之。繞三匝。將以聆其申辯。他去之理由。而彼殊不置一語。坦然竟向食室入於關。

係人叢中靜待傳訊。少間，藹司蒙德亦至，批開衆人，緩緩入其席，尙未暇舉目四顧室中，而赫外歐趨至，與之耳語曰：「已得葛雷耳夫人之消息，未言時，殊形焦灼。」藹司蒙德搖其首曰：「尙未尙未，用是故，滋忐忑也。」初期其已投函於余之白靈寓次，返觀竟不得耗問。米德耳維克家亦無函件。余來此時，已迂道往彼探詢，其舉家懼其病於火車中，先是余母體不適，離彼處時，已發奇熱，病人多喬志，其突然他適，殆卽由此。會米德耳維克夫婦外出，不然亦諫止之矣。米德爾維克君已徧致友人函，詢其行蹤。迄今無返響。今者余苦無所措手矣。赫外歐以目光凝視其面曰：「今亦實無他法。」脫問及之，答以母氏去作汗漫游，蓬跡萍蹤，不可得而知。斯亦足矣。然夫人旣不在此，關於此案，余須求君之許可，將爲貴家族辯護也。余之主要目的，在於爲死友刷洗名譽。此任置君肩頭，似不能勝。且君對此殊茫然，恐亦不能贊一詞。然爲死者辯白，其家族以之委外人，亦事之常而習見者。夫人在。

必快諾。望子視爲常例。一委余肩。藹司蒙德聳肩曰。君固欲爲之洗白。請自爲之。余之發言。亦非惟其名譽是護。余實不知物論之謂彼何。至阿母離此而去。雖稍涉嫌疑。余則自覺對此有餘詞也。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渠來此得悉死人手。中發見赤色羊革小匣。內實胸飾事。幸葛雷耳盜妻之惡已暴露。且可以白愛爾薩之冤抑罪。有攸歸。因此當坐殺人之真凶。思之殊滿愆。故口角亦流露之。赫外歐聞其言。目木然視。狀至詫異。曰。君欲迴溯其夫妻因黑耳氏寶藏而反目之事耶。君尙未知葛雷耳夫人作何語。此時以勿言爲佳。此等家庭瑣事。余不能置喙。余之意。爲其商業上之名譽而爭。非爲其夫妻之間也。且爲夫人計。似尤宜置此事若罔聞。知藹司蒙德漠然曰。余身任之。當能如阿母願。君休矣。前箸不庸藉也。赫外歐聞之。額緊蹙。口發奇笑。曰。後當自悔太愆。生言訖。卽返身向長案之他端而歸。其席時審判官已入。諸陪審官宣誓之聲亦起。藹司蒙德同一陪審官驗視屍體。

果爲葛雷耳。已卽爲審判官招而詰訊。謂雖與葛雷耳分屬父子。然絕無家庭關係。且亦不詳其行爲。審判官問曰。賢喬梓間。不甚和睦耶。答曰。誠然。又問曰。當別有原因在。曰。其主要原因。則爲彼詐阿父遺余之財。且遇阿母苛。亦因金錢問題也。曰。君不恆來此別墅乎。抑決不來乎。曰。必省母。始一來。且須俟余繼父他出時也。曰。君家於此附近耶。曰。此偶然耳。余實居於柴而西。今夏僦居於白靈附近之一小茅舍。一因彼處風景不惡。一因近於阿母也。則又簡答之曰。想當然耳。且君與葛雷耳最後晤面。在何時。斯時室內之識藹司蒙德者。皆意其必答以遁詞。詎知渠所答者。殊出人意表。致全室爲之震驚。其言曰。余之晤渠。卽在其被刺之前五小時。係奉阿母命乘腳踏車至。時已午後五時。余繼父方立花壇上。余叩以阿母珍品。旣云被盜。可否許余一搜此宅。拒焉。乃益信此黑耳氏寶藏當爲之藏匿宅中。必非眞爲盜也。審判官遂不復問。而與柯梨脫警務監及本地之警務監龐

梅私議。蓋以胸飾既發見於死者手中。則此所謂被盜之珍品。當於是案。有大關係也。移時。卽與藹司蒙德以赤色羊革小匣內之胸飾。憑其辨識。審判官曰。藹司蒙德君。能識之否。藹司蒙德應聲曰。阿母物也。爲其貴重裝飾品之一。此外尙夥。余父黑耳氏寶藏。什襲於余家者有年矣。又問曰。君於被刺之日。曾謂欲搜宅者。卽爲黑耳氏寶藏耶。曰然。余來此時。曾面斥其盜。言時憤憤之氣。見於言表。赫外歐聞其言。大不利於死友。而已將失辯證之餘地。乃突然起立。憤欲申辯。審判官見而止之。又謂藹司蒙德曰。吾人之所欲研究者。爲葛雷耳緣何而死。非欲研究其品行也。脫死於對之懷不平者之手。卽涉疑似。吾人亦暫作真實觀。藹司蒙德君。可試語黑耳氏寶藏近來之歷史。君殆視爲間接被盜耶。室中諸人。多以審判官之言。顯係威嚇。而藹司蒙德殊不爲動。赫外歐亦滿意而坐。暗笑其愚。藹司蒙德聞其問。答曰。然。黑耳氏寶藏。固屬之阿母。然不過爲余及余之子孫守藏。又何

待言哉。而余繼父苦說阿母。以冀盡歸掌握。渠謂阿母。方與人協商一宗借款。擬以之作抵押。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耳。而幸也。爲阿母所峻拒。阿母所有。悉爲之誘去。其日後屬諸余者。亦曾許其動用如干。然黑耳氏寶藏。則決計俟已歿後。悉數歸余。而不使其指一染。余繼父乃虐之甚。阿母隱忍而已。欲則不能遂也。阿母旣表示其堅決之意。而此等物。事竟不翼飛去。物藏於阿母此處之更衣室內。小鐵櫃中。所以備日後舉以付余。距此一來復前之晨。扁發而中空矣。室下層之窗洞啓。其下有置梯之痕。一望而知其爲宵小潛入。然宅中其他物。事皆無恙。故阿母認爲葛雷耳之機事。且自此事發生後。渠不令之啓視其書齋中之鐵櫃。乃益疑越一二日。則又招之往視鐵櫃。以實之。斯時黑耳氏寶藏。自不在其中矣。然余繼父實不若不如是以邀其信之爲愈。蓋阿母竟於中發見一小鈎。亦卽失物之一也。阿母旣獲實證。乃易猜疑而爲確信矣。卽拂衣去家而之。他誓與夫絕。黑耳氏

寶藏不歸已亦不歸也。審判官領其首。轉向其側之警察。問曰。葛雷耳夫人今殆不在此乎。而赫外歐急起立代答曰。葛雷夫人。其先尙居左近。今則尋其友人去矣。惜不知其何之耳。無以與之通函。報告其夫之死。審判官曰。或當聞諸報紙矣。言訖。仍訊藹司蒙德曰。吾人當仍續言君之晤葛雷耳於其被刺之日。藹司蒙德君乎。君直斥其盜妻。而堅欲搜宅。豈固知黑耳氏寶藏尙匿宅中耶。自信之堅。果何所根據。余蓋問是否葛雷耳於君未來別墅之前。已移出此宅而置之他處也。曰。蒼頭馬生左袒阿母者也。阿母雖去。伊仍留事。曾告阿母。謂其……審判官不俟其語竟。卽驛言曰。馬生之言。少間馬生當自白之。君謂黑耳氏寶藏尙匿宅中。君心目中有無根據在。藹司蒙德笑曰。余因其不允我搜宅。故自信力頗強。且胸飾非。又發見於食室中乎。是以確信其被刺時。寶藏當尙未離宅。而其被刺。亦卽以寶藏爲殺機也。以余卜也。余繼父必有共謀之人。以便使之移置他所。必

二人以分贓故而牴牾。因有此變。或者洞悉其祕密之友人。伺隙潛入。將以蹈襲其盜妻之故智而盜其友。而爲之所覺。將欲捉之。不圖竟遭反噬。以余觀之。現在黑耳氏寶藏歸誰有殺人之罪。亦應歸之也。藹司蒙德力主此說。不徒自信言辯而確。脫警察不爲愛爾薩被嫌之確據所惑。亦必極端嘉納。旣欲爲愛爾薩解脫。又欲喚回警察之夢寐。不覺大聲疾呼。冀翻轉此案。正言之津津。忽爲一絕叫所止。驚顧之。則爲馬生。馬生顏色灰死。目灼灼而鬼立。呼曰。否否。藹司蒙德君乎。惡是何言。及二人視線相接。乃復坐全室。視線亦惟其身。是注。

第十二章

馬生絕叫之後。室中卽寂靜。無聲。嚶嚶焉。惟聞耳語。大似慘澹之秋夜。僅有蟲聲四壁也。蓋室中之人。莫不知其失聲絕叫。必與是案有關。故相與臆度。而耳語之移時。審判官始發言曰。關係人供時。他人不應阻撓。言時似極嚴厲。實亦不過循。

官面之常例。特地作態。實亦暗慶。馬生此舉。爲此案之一線光明。則此次審判。不得謂無好效果矣。旁一聰明之陪審官。又問曰。藹司蒙德君。君能斷言此胸飾果爲葛雷耳夫人小鐵櫃中被盜各物之一乎。曰。能之。曰。或因別故。此胸飾於被盜之夜。未與其他寶藏同置一處。故得獨存於第中乎。曰。是斷不能。除書齋鐵櫃不聽啓視外。阿母已於宅中大索。其小鐵櫃中之僅存者。惟一指環而已。是胸飾狀蠢而式古。爲阿母所未曾御。固置之高閣者也。焉能不置於小鐵櫃中哉。曰。是物所值當甚昂。曰。然。值不貲也。曰。吾人更言君之來此晤渠事。君果能憶其確有匿寶藏於此之形跡乎。曰。余故未遺忘而捏造之。曰。君責其盜。而以搜宅爲請。請必堅拒必峻。則父子之間。當爭吵矣。曰。其和平當出君所料之外。余繼父故凶暴。然彼時反不爾。實見其面。鬱抑而心憤亂也。且令寄語阿母。謂黑耳氏寶藏。此時卽爲其所有。亦視之不一文直。蓋利用之之時已去。爾時若暫假。方可濟燃眉也。且

謂至無家可歸。當悔咎由自取。此陪審官更欲炫能。又曰。爾來謁渠時。或他時。葛雷耳曾露其自殺之意。未。斯時咄咄之聲。環案齊起。笑其愚也。馬生自失聲絕叫。後惟俯首靜坐。及聞陪審官此問。忽昂其首。似急欲一聆藹司蒙德之答詞。而伊沈思移時。答曰。余殊不能記憶。卽有之。亦落落置之矣。馬生面色則又惘惘。審判乃問曰。此後令喬梓間。又有何等之言動乎。曰。無之。我輩之談判。僅數分鐘事耳。余固料其不允。亦未置辯。蓋無論若何辦法。必有此行。以完手續也。渠拒絕後。卽返身入室。余亦踏車逕去。曰。歸白靈寓次耶。曰。至小摩典厚姆耳。彼處爲阿母友人家。阿母暫棲止焉。是晚余卽在其家晚餐。曰。是晚十時。猶在彼耶。藹司蒙德笑曰。否。余離彼時。尙未九時。至十時。則余已在去白靈僅二哩處。於脚踏車輪上覓露氣之孔也。曰。君與葛雷耳談判時。曾見有形跡可疑之人。在其宅內。或宅外否。曰。其身之四周。余而外。無第二人。宅內余固未入也。斯時審判官對之。僅有兩問。

而藹司蒙德之難於置答者亦卽此兩問也。審判官曰：君殆不知葛雷耳被刺之日，其鐵櫃中有財物如干？知耶？不知。中有金幣紙幣都五千七百六十三鎊及股券若干。藹司蒙德曾手自數之。脫欲置答，詎云不能。特以愛爾薩故，而不敢聞其問。卽搖首曰：其視余陌路不如。阿堵事，愈不得聞知。審判官曰：余固知君之不知也。且未知葛雷耳有無祕密之女友，而恆來此者。案發之夜，曾有一女郎至警察已宣佈其形貌於捕緝狀中。諒君已見。君知其所述者，有與其女友適相符者乎？訊至此，藹司蒙德瞥見赫外歐目己之面，不稍瞬，而作鸛鵒笑。若曰：是誠一大難問。看若將何以爲答也。而藹司蒙德搖其首，神色仍自若。曰：卽有女友，余安知之。審判官曰：余固知君之亦不知也。然君與葛雷耳夫人骨肉也，彼旣不在此。余當問子彼之去，是否因其夫之有女友而懷忮心？曰：是不然。渠對人不義，對財無厭。阿母不耐之久矣。黑耳氏寶藏被盜，阿母已無長物。其近因也。金錢問題爲其夫

婦反目之惟一原因。無他故。曰。夫人當大忿忿。曰。那得不爾。審判官曰。承君指示。止此矣。其次卽訊馬生。而全室又嘖嘖私議。馬生起立。案頭恆恆之態。至動人憐而已。則力自鎮靜。顧非鎮靜之力所能及。伊自認其發見屍體。一如案發之夜。之告柯梨脫。不敢有異詞。吾問以來。謁葛雷耳之女郎。則謂雖更與之相值。亦不能辨識。蓋僅於昏闇之廳事中一見之也。然能辨語音。且信其衣黑而方妙齡。似不類貧困。語時確爲一嬌小女郎之聲。其清脆至可人。審判官又曰。是晚踵見者。僅此一人乎。馬生以舌舐其脣。徐徐答曰。然。僅此一人。遂不待問。仍自述其發見時之經過。特其口吃。而目動室中之人。顯知其有所隱也。馬生曰。指試其面。冰矣。似氣已絕。卽出而鍵其戶。以免室中景物錯亂。呼臧獲輩而告之。又以電話招丹醫生。而由車站駛回之摩托車載倫敦之警察二君適至。言竟。卽欲返身歸座。審判官及陪審官輩齊止之。審判官曰。若打電話時。係謂若主人自殺耶。曰。然。余之所

以作是想者。以地上爲其自有之手槍。且似墜自己手也者。故柯梨脫君等未至以前。余亦未事事也。曰。亦未報告本區警察乎。曰。未也。及余憶及倫敦警察已至矣。審判官忿然作色曰。一僕曾報告本區警察去。若何故。又呼之使返。馬生又舐其唇移時。始答曰。拳拳苦衷。不過不欲使主人自殺之惡耗播於村中。醫生至當自有主張也。曰。若知致電話於丹夫人。夫人更遣使尋之。丹醫生更繞道而至。費幾許時間。耶曰。誠然。審判官益怒曰。脫主人果係被殺。此何事。耶當急於星火。若之所以遲遲者。將以助凶手之逃脫。耶馬生聞之。面色蒼白。無血華。

第十三章

馬生之言動。竊司蒙德大怪異之。其反對己之黑耳氏寶藏之供詞。果袒葛雷耳耶。抑堅欲坐殺人罪於愛爾薩耶。然又不報告警察以助愛爾薩之逃脫。百思殊不得一解。見爲審判官詞鋒所擊。一敗塗地。不知是懼是幸。旣而馬生又捲土重

來以備舌戰。曰：余除自殺等情外，絕未疑之爲被殺。爲其家族故，余力祕其事，不外播。審判官曰：爾之用心，亦良苦哉。若謂爲自殺，吾人卽暫作如是觀。然又何解於室中景物錯亂之爾？爾曰：必主人誤觸牛酪之盤，身傾盤亦覆，欲借臂助於食器架而引以手，則其蓋墜，其異想天開之妙語。審判官亦爲之解頤。顧亦不加可否。私忖：葛雷耳靳財而遇人刻，僕輩皆有二月之傭資未償，以此故，馬生或不滿意於其主也。乃更問黑耳氏寶藏事，則謂實係宵人竊去。距此案發生一來復以前，宅內已無寶藏之蹤影，亦未爲人匿於宅內之暗處。然於死人手中之胸飾，則又苦索不得答詞，目瞠而舌結也。藹司蒙德見其所供，又爲審判官駁倒，暗爲愛爾薩慶幸。馬生曾認其目擊主人出鐵櫃之財物而納之大革囊，問其數亦略與藹司蒙德於榆舍所數者相符。此次嚴訊之下，覺愛爾薩所被之嫌疑匪未加重，却減輕矣。及問訖馬生許其歸座，日已西斜。其次發言者爲柯梨脫警務監，侃侃